

<<鸿爪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鸿爪集>>

13位ISBN编号：9787564808037

10位ISBN编号：7564808039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卜庆华 著

页数：2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鸿爪集>>

### 内容概要

读者不妨视《鸿爪集》为共和国第一代出村进城学人的缩影或标本吧，从作者卜庆华平心静气的“学术自述”、“岁月凝情”等等，你可细心体悟出这代学人独有的人生况味：出生在1949前，成长于1949后，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直同脉息、共命运，以赤子之心拥抱和理解新中国的艰难曲折，惯以歌德派立场发声，虽遍尝其中的酸甜苦辣，却无怨无悔，偶有反思，也是慎之又慎。

## &lt;&lt;鸿爪集&gt;&gt;

## 书籍目录

甲 学术自传一、初入学术之门二、学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三、穷山沟里的经世致用之学四、春天里的收获五、从“郭学”研究到编辑学研究六、林下文化漫步七、对“反思郭沫若现象”的反思八、心灵中永远依恋的长青树乙 诗联百首歌词一首旧体诗十三首对联九十首自题联十二首学报贺联二十五首喜联三首乔迁联三首寿联九首挽联六首赠联十四首名胜景观联十四首金文集字诗联四首丙 岁月凝情献于母亲墓前的栀子花——先慈逝世三周年祭忆满叔一、梦回甌算园二、初识满叔三、再识满叔四、满叔的亲情二三事五、绵绵的思念岭上红梅开——悼念三哥我心中的伊甸园——童年生活的片断回忆一、我的发蒙老师二、“雪姑娘”雪夜话《聊斋》三、游戏杂谈四、山中观猎五、河套观牛斗六、村塾掠影七、山林鱼水之乐八、初入蜚英中学九、牧牛的日子十、课外乐园十一、想起了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十二、趣事拾零十三、与旦老爷月夜泛舟十四、我的天堂不是梦十五、可怕的“忏悔”忆“常师”，怀师友一、“常师”印象二、师恩重于山三、似水流年忆同窗四、走了人生最紧要的两步忆“一大”——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大会纪实怀念恩师李之透先生和平教育友谊——扶桑七日行一、飞向东瀛二、在创价学会中部会馆三、访创价学园四、初会小室校长五、参加授仪盛典六、池田大作一席谈七、喜结樱花缘八、世间最难得者九、不尽的情思新至善村的回忆——一个文化名村四十多年的变迁一、村名之由来二、村里的不速之客三、凄风苦雨的十年四、“文革”中我的一家五、春天的脚步六、文化名村的衰落七、没有结束的结束语丁 学海泛舟郭沫若研究纵横谈临别话衷情——在湖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的谢辞励精更始，领导标新——为庆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寸草轩吟录》序戊 友朋书札与诗文评点贺联四副郭平英女士来函龙协涛先生来函潘国琪先生来函宋应离先生来函刘曙光先生来函郝名鉴先生来函陶用舒先生来函李锦云女士赠诗罗名勋先生来函文佩璋先生来函《鸿爪集》散文评点录之一李维琦《鸿爪集》散文评点录之二冯召平《鸿爪集》诗联评点录吴容甫赵甄陶王俨思等己 跋跋卜庆华跋二李维琦跋三邓超高跋四叶雪芬跋五陈蒲清跋六龙长吟鸣谢

## 章节摘录

二、学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从1964年的“四清”到“文革”的六七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学术研究完全抛荒了。

1974年，学校（湖南师范学院）组建政史系，校领导任命我为该系党总支副书记。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我在经历“文革”的反复折腾后，对政治已心灰意冷，而且对“文革”本身也渐有反思。

当时，校领导对我仍很信任，拟升迁我为教务处副处长，或表示要将我所任副职升为正职（即由党总支副书记升为书记），我都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为由婉言谢却了。

此时，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即表面在抓学生的政治思想管理等工作，但内心深处却向往学科专业工作。

虽然在那个年代，钻业务也同样有风险，膏火自煎者多有，但我认为它至少可消解一些疲惫，让精神有所依托。

在这种心猿意马的精神状态下，学校开干部会我常溜号，我分管的学生工作也搞得很糟，纪律废弛，学生旷课、斗殴等违纪事经常发生。

消息不断传到校方，校领导发现我终究不是政治上的有用之才，打消了提拔我的念头。

由此，我也获得了自主择业的机会。

1978年政史分家后，我留在历史系，主动辞去了副书记的职务，选定中国古代史作为我从事的专业，并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部分教学。

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不是偶然的，因为1974年以后，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我曾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或者说补过一段课。

恰当此时，我得到了紧邻中文系已退休的李之透老师的大力帮助。

李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名宿。

他的“以校为家，校胜于家，以生为子，生胜于子”的教育理念，艰苦办“广益中学”的奋斗精神，长期为学界称颂。

在与他接触中，我又发现他是位宅心和厚、学问笃实、学养有素的学者，只是由于荒唐的政治原因，长期被冷落，成了一介“逸民”。

由于我拜师志诚、心切，李先生答应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他以教育家的仁爱、学问家的睿智，雅意勤勤为我补习了几年“国学”。

我对《说文解字》的细读，对先秦经史子集的钻研，都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

日就月将，我具备了较为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因此，1978年开始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教学时，并不感到突然。

我在执教“历史文献”时，因工作的需要，阅读了好些先秦古史论著，特别是郭沫若的史学论著读得最多。

由此，认识到：郭沫若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是位学识渊博的文化大师。

我想重操旧业，继续对他的著作进行研究。

甚至想，纵令研究不能有成，追随大师的足迹走一遍也是值得的。

怎样进行研究呢？

在中外著名学者治学之方的启示下，此时，我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几点看法：首先是研究郭沫若这样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文化大师，要广泛占有与研究客体相关的一切资料，不仅是直接材料，而且包括间接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对郭沫若有完整的认识。

为此，我设立了一个小小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库，以“涉猎式”的泛读法将日积月累的资料置入库中，并对资料作出初步的区分与会综，即把不同材料作分门别类的处理。

其次，不仅要通读郭沫若所有的著作，而且要读他本人读过的书，特别是要精读对他影响甚大的书。

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他的思想学术和创作脉络，才能有所发现。

## &lt;&lt;鸿爪集&gt;&gt;

为此，我沿着郭沫若自述的线索，开了一个长长的郭沫若的读书要目，然后一本一本找来读。

我把这叫做“辐射式”的读书法。

而在阅读每本书时，又采取由逐字逐句细读到钩玄纂要直至出以己见的“掘进式”的读书方法。

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对于大小徐本和段注《说文解字》，我曾反复钻研，以求得一把籀读郭沫若甲金文考古论著的钥匙。

在史学方面，郭沫若盛为称赞的《观堂集林》，我看过多遍，发现郭氏对王氏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在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我也曾一读再读，因为郭沫若在与徐迟通信中曾详细说明这几个剧本与史剧《屈原》的异同。

由此，更引发我对古今悲剧做初步的探讨。

为了研究郭沫若的早期哲学思想，我将被郭沫若称为“泛神论者”的庄子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反复比较，发现两人的思想体系实不相同，郭氏把他们都称为“泛神论者”，实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在政治思想方面，我将郭沫若早期最为称道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看过三遍，因为郭沫若说过：他翻译此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

再次，我认为研究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名人，不能局限于个别方面，而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我这种“整体研究”的想法，实受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把对象看做一个整体，认为整体的各部分都有此动彼应的密切联系，而一切对立都有其统一的关系）

），但更多是仔细研究郭沫若作品后所解悟到的。

例如郭沫若是文史兼通、文史相融的大家，他的历史研究往往是为史剧创作作准备；反过来，他的史剧创作又常常丰富了他的历史研究的内容。

如果研究者不是文史兼修，对他作品的价值就很难作出科学的阐释。

这种“目有全牛”的看法与古代哲人所称颂的“目无全牛”的境界，并不矛盾。

因为“目无全牛”是庖丁经过三年分解牛所达到的技艺纯熟的境地，而“目有全牛”则是他解牛时首先应注意到的，否则，那真是“盲人摸象”了。

从1974年下半年起至1978年郭沫若逝世前的几年，我就是乘着上述学术观念寒暑无间地进行学习研究的。

这段时间，我在政治上临深履薄，严守分际，但在求知上格外努力，这是我有生以来笃学不倦、进步最大的几年。

其攻读之刻苦，较古人的“韦编三绝”、“悬梁刺股”、“三年不窥园”、“焚膏继晷”，实未遑多让。

其嗜学入迷之情景，亦如韩文公所言：“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答李诒书》）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废寝忘食学习的情景：夜阑人静时，在李先生不到五平方米的斗室里，我还在听先生孜孜不倦地讲解《说文》，直至师母梦醒后提醒我们“该睡觉了”，才“下课”。

在天麻麻亮的清晨，肉店门前已排成一条争相购肉的长龙，夹在长龙中的我，仍手拿《说文》，一个个记诵书中对每字的说解，有时连买肉的事也忘了。

在玄冬修夜，我看书常过夜半，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哆嗦时，就靠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或把手放在嘴边哈口气和以电灯泡焐焐手。

有一次，我在床边洗脚，边看书，因实在太疲倦了，竟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但脚还在水盆里。

妻子发觉后，才把我叫醒。

三、穷山沟里的经世致用之学在几年刻苦攻读中，一件偶然的事，中断了我的书斋生活，特别是中断了我的“郭研”。

那是1976年下半年至1977年，我被派到湖南省委“农业学大寨”沅陵分团工作。

熟悉这一段历史的都会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毛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已被打倒，但“左”的指导思想还未得到纠正。

即如这次“学大寨”运动，其口号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三年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

<<鸿爪集>>

P6-8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